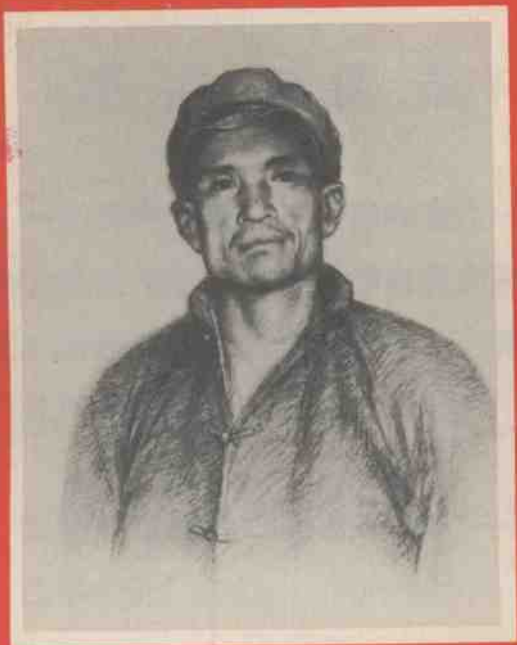




“拉革命车不松套，
一直拉到共产主义”

——记无产阶级优秀战士王国福

“拉革命车不松套， 一直拉到共产主义”

——记无产阶级优秀战士王国福

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的无产阶级优秀战士、共产党员王国福，把他光辉的一生献给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王国福同志因病逝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仰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对守护在他身边的社队干部和同他一起扛过活的老贫农，断断续续地说：“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艰苦奋斗，……继续革命，……整好党，掌好权。”

王国福同志，是北京市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金星生产大队大白楼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他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他怀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革命掌好权，十七年如一日，忠心耿耿，“拉革命车不松套”，“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铁打的骨头，举红旗的人

一九二二年，王国福出生在山东省汶上县一个三辈扛活的贫农家庭。全家十二张嘴，一亩半地，一年到头，靠榆树皮、萝卜缨、杨树叶糊口。寒冬腊月，一家人拉扯着盖一条

破棉被。他的父亲，被地主老财榨干了血汗，到死只落得高粱秸裹身。王国福从小要饭，十二岁逃荒来北京当长工。是毛主席、共产党把他从苦海里救出来。

他阶级仇深，深似海，革命志坚，坚如钢。王国福坚信毛主席的话：“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当干部十七年不断革命，带领贫下中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大道，勇往直前！

一九五二年，王国福带领两户贫农，人力拉犁，小驴套车，组织起全乡第一个互助组。

一九五五年，王国福和贫下中农一道，击退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刮起的“退社”妖风，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夺得了合作化后的第一个丰收年。就在这一年，王国福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红旗下，他仰望救星毛主席，含着热泪举手宣誓：俺跟定毛主席，革命到底不回头！

从合作化，到公社化，每一步的前进，都要粉碎阻力，才能继续前进。王国福带领大白楼村贫下中农，勇往直前，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一九六五年，红星人民公社走资派按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之流的黑旨意，跑到一个生产队，不顾那里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的强烈反对，贩卖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三自一包”的黑货，搞了一套“包产到组，定垅到人”的黑经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如获至宝，很快把它封为“红旗”。一时黑风掀起恶浪，胡说什么“学大寨看不见，学这面红旗最方便。”这年秋天，王国福“奉命”到那个生产队“参观”。他边走边看，越看越气。同行的一位生产队长问他：“你觉得这里的经验怎么样？”王国福气愤地说：

“由大化小，由小到户，不成单干了？这是死路一条，万万走不得！”

王国福回村后，公社走资派见他对那套黑经验不理不睬，又三令五申，要他带领全村干部住到那个生产队去“取经”。王国福斩钉截铁一句话：“俺要听毛主席的话，插大寨的旗，走大寨的路！”他没有派去一个人。

走资派暴跳如雷，不断施加压力，大会批评，个别谈话。什么“不学先进”，“无组织无纪律”，“缺乏党性”，“丧失立场”，一大堆“帽子”扣到王国福头上。王国福没有被吓倒，还是斩钉截铁一句话：“俺要听毛主席的话，插大寨的旗，走大寨的路！”

走资派气急败坏，派人进村，强令推行那套黑经验。大白楼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王国福坚信，毛主席的话威信最高，威力最大。他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学习大寨经验，忆单干的苦，思集体化的甜。在全体社员大会上，王国福怀着激动的心情高声问大家：

“俺队的土地分不分？”

“不分！”

“俺队的牲口农具分开行不行？”

“不行！”

“俺队学不学他们那一套？”

“不学！”

王国福坚定地说：“对，不理他们那一套！俺们就是不走回头路，不吃二遍苦，奔社会主义要豁出命干。毛主席指的路，俺们走定了！”

王国福对派来的干部说：“大白楼村贫下中农一心奔社

会主义，不搞邪的歪的，你回去吧！”

激烈的阶级斗争，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走资派反对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又跑来兜售“三给”黑货（给投资、给贷款、给义务劳动）。王国福针锋相对地说：“俺们发展集体生产，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靠的是大伙的苦干精神。俺们不吃投资，不吃贷款，不吃义务劳动！”他在大会小会讲“三不吃”，在社员炕头讲“三不吃”，在田边场院讲“三不吃”。他走到那讲到那，讲得大伙心里亮堂堂。人们依靠毛泽东思想，凭着勤劳的双手，奋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贫下中农赞扬王国福说：“真是铁打的骨头，举红旗的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王国福决心在革命群众运动的烈火中，进一步锤炼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永远为贫下中农掌好权。一天深夜，王国福打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念着：“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他心里热乎乎的，轻轻地把二小子推醒，又指着“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这句话，问“热忱”二字怎么解释？问清楚后，他满怀深情地用红铅笔在“热忱”二字旁画了一个红太阳。

王国福无限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热忱地挨家挨户征求贫下中农的意见。他对社员说：“俺们为人民服务，做了一百件事，对了九十九件，应该；错了一件，也应该检查。大伙儿给俺提意见，是帮助俺更好地革命。”

一小撮阶级敌人互相勾结，疯狂地进行垂死挣扎，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王国福“靠边站”了。但是，王国福继续革命的精神，却永远没有“靠边站”，他始终站在斗争第一

线。广大贫下中农和他站在一起，同阶级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次社员大会上，王国福热忱地听取社员的批评意见。会议结束的时候，他要求大家等一等，说：“俺对队里工作还有些话要说。”这时，一个坏家伙又跳出来叫嚷：“你算老几，靠边站！”广大贫下中农大声说：“我们要听他讲！”王国福对村里工作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社员们称赞：“国福心高，没法量呵！”

王国福还热情地帮助别的干部，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风雨，见世面。他说：“俺们干部，就是要经得起考验，拉革命的车绝不能松套！”

王国福心红眼亮斗志坚。他针对大白楼村社员大部分都是从山东、河北逃荒来的情况，向群众反复讲：“山东、河北的贫下中农都是一家人，山东、河北的地主老财都是阶级敌人。”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利用同乡宗族的关系搅乱阶级阵线、混水摸鱼的阴谋，促进两派革命群众迅速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全村贫下中农一致选王国福同志当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他满怀战斗豪情表决心：“大伙儿信得过，俺拉革命车不松套，要一直拉到共产主义！”贫下中农赞扬说：“俺队长心里亮，他懂得，只要有了无产阶级政权，就有了劳动人民的一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把王国福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颗红心锤炼得更红了。他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更加猛烈的进攻，把隐藏得很深的逃亡地主、历史反革命分子揪了出来，有力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王国福听毛主席的话，不断革命，彻底革命，他“拉革命车不松套”，车轮滚滚向前！

身居“长工屋”，放眼全世界

毛主席教导说：“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王国福“拉革命车不松套”，当干部十七年，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大白楼村的贫下中农怀念老队长时，永远不能忘记他身居“长工屋”、放眼全世界的动人事迹。

大白楼村有幢地主的“大白楼”，早已倒塌了，现在，“大白楼”脚下的那间“长工屋”，就是旧社会地主剥削、压迫农民的历史见证。解放后二十年，王国福帮助贫下中农盖新房，自己却一直住在那间“长工屋”里，他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一心想着阶级兄弟，一心想着革命事业。

王国福住的“长工屋”，土坯砌墙，花秸搭顶，连根椽也没有，窗户只是横竖着几根木棍棍；宽不过七尺多，长不过丈余，土炕连着锅台占去屋内大半地方。他在墙上端端正正挂上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红太阳照进“长工屋”，里里外外亮堂堂。

村上的贫下中农，见王国福一家六口挤在那间小小的“长工屋”里，都劝他盖新房。王国福总是笑笑说：“多吃点苦修不了。俺住上新房，倒是挺舒服，可是赶上下雨，就容易忘记阶级兄弟。”

一个夏天的深夜，狂风暴雨，雷电交加。“蛤蟆撒尿也成涝”的大白楼村，遍地是水，沟满壕平。王国福住的“长工屋”，“滴嗒”“滴嗒”不停地漏水。他想起了那些还住破房的阶级兄弟，翻身下炕，冲出家门，头顶大雨，脚趟流

水，挨户查看。贫农陈瑞岭的炕上支起“天篷”，一家人正急得团团转，王国福推门进来，赶忙帮着排水。六十多岁的贫农郭老大娘病在炕上，屋里漏得连坐的地方都没有，王国福跑进郭大娘家，一把抓住她的手说：“这里住不得了，快跟我走！”大娘激动得流出热泪，说：“队长，这大雨，你又跑出来了，可别淋坏啦！”王国福说声“走！”背起大娘就转移到一户住上新房的社员家。后来他又拿了队里育稻秧的塑料布，给那些住破房里的贫下中农盖屋顶。最后，连他披的那块塑料布也盖在一户贫农的屋顶上。第二天早晨，大队干部来察看雨情，见村里一些漏雨的房子都蒙上塑料布，只有王国福屋里照旧漏水。原来，他一夜没回家，天刚亮又组织社员到地里开沟放水去了。

多少个倾盆大雨的夜晚，王国福就是这样整宿整宿在村子里转。

大白楼村的贫下中农，大都是解放前从外地逃荒来的，地无一垅，房无一间。他们原先住的是土改时分的地主让长工住的破土坯房，不能遮风挡雨。王国福早就立志要改变这种穷困面貌。他带领群众，在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同时，栽了两万棵树，为盖房准备木料；又说服社员改变了过去盖房大吃大喝的旧风俗，互助合作，换工盖房。随着集体生产的不断发展，大白楼村发生了喜人的变化：一幢幢新房盖起来了，破烂的土坯房越来越少。

王国福在大队砖厂当过两年厂长，帮助许多贫下中农盖起了新房。可是，他自己没有买过一块砖，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盖新房。

他姐姐家是本村的一户老贫农，住的那间土坯房又小又破，早就想盖新房。王国福几次劝说：“俺们队劳力不多，

你先盖房就要耽误别人盖房。还是先让别人盖吧，多住几年破房，一样干革命。”姐夫、姐姐听了他的劝告，把盖房的时间推后好几年。他的大儿子有了未婚妻以后，又有人劝他：“这回该你盖房了吧！”他笑笑说：“等全村贫下中农都住上新房，才轮到俺呢！”

一天晚上，住上新房的老贫农王元道，来到王国福住的“长工屋”，看见他好几个孩子挤在一个小土炕上，不由得心疼地说：“你光想到为大伙操心，也该照顾照顾这个家，赶快盖房吧！”王国福拿起学大寨的小册子，一把拉过王元道，说：“毛主席叫俺们学大寨，俺们就要好好学，象大寨贫下中农那样，比对毛主席的忠心，讲对国家的贡献；不能比阔气，不能讲排场！”

到一九六九年春天，全村三十一户贫下中农，三十户都住上了新房，唯独王国福还是住着那间小小的“长工屋”。

贫下中农看看村里一幢幢的新房，场院里堆积如山的稻草，猪场里一群群的肥猪，粮仓里逐年增多的余粮，再看看王国福还是住在那间小小的“长工屋”，更加激起对老队长的关怀。他们又找到王国福说：“老队长，你一门心思扑在‘公’字上，为俺们盖房操碎了心。这回可轮到你盖房了吧！”王国福身居“长工屋”，胸怀革命志，他念念不忘阶级苦，不忘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他回答说：“当干部就是要拉车不坐车，拉革命车不松套。世界上还有许多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等台湾解放了，俺再盖房也不晚！”

王国福“拉车不坐车！”他就是要“做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牛’”。

王国福“拉革命车不松套！”他就是要“完全”、“彻底”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图的是不吃二遍苦，图的是共产主义”

王国福当干部十七年，一心为公，一尘不染。他是大白楼村一棵久经“风雨”的青松。

走资派卖劲地推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经常发奖金，送礼物，摆酒席，拉拢腐蚀干部。王国福拒腐蚀，永不沾。有一次，走资派把从公社池塘打捞的一批鱼分给干部。王国福看到给他送来一条五斤重的鱼，问：“社员有没有？”回答：“只给干部。”他气愤地说：“这是搞特殊化，俺不要！”一九六二年的一天，王国福接到大队“开会”的通知，赶去一看，屋里摆着一桌桌鸡鸭鱼肉和白酒。他怒火满腔地说：“给干部嘴上抹蜜，搞资本主义，这是白日作梦！”转过身来，一甩胳膊就走。他回家揭开锅盖，揣起一块糰饼，就下地和社员干活去了。

一天，王国福从场院里拿了一把稻草，准备捆家里的猪食缸。他找到会计，说：“称一称，记上账。”会计笑了：

“嗨！一把稻草能值多少钱，还上什么账！”王国福认真地说：“集体的一根草，也不能随便拿。”他看着会计上了账，才离开。就在这个账本上，还记着王国福另一笔账。那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上午，王国福从场院背了一筐麦糠，又找到会计，说的还是那句话：“称一称，记上账。”会计说：“那来这个规矩？别人用点麦糠都不记账，你也就算了。”王国福严肃地说：“集体的便宜，丝毫不能占！”会计只好算了算，一斤麦糠八厘钱，王国福的一筐麦糠十五斤，记上一角二分。

王国福见了有人损公肥私，就坚决斗争。一九六二年夏

天，大队一个干部路过大白楼村的瓜地，随便吃了个瓜。王国福赶去提出批评：“你给社员做的什么榜样！”那个干部赶忙说：“给钱，给钱！”王国福说：“这几个钱还不够俺买纸写大字报呢！不是几个钱的问题，俺们干部要处处作模范呵！”那个干部当场作了自我批评。事后有人对王国福说：“你何必那样认死理。”王国福说：“一个瓜，是小事，可它象杆秤，能约出一个人私心的分量。有些人变坏，往往是从‘小事’开的头。俺们当干部的，一把草也得见见斤！”

王国福是个不叫困难的刚强汉，从来没有向队里伸过手，借过钱。他这次生病期间，生产大队看到他家有些困难，派人给他送去五十元补助费。剧烈的病痛，没有使这位革命战士叫过一声苦，流过一滴泪；可是，他看到阶级兄弟送来这些钱，旧社会的辛酸，新社会的幸福，一齐涌上心头，他热泪盈眶地说：“眼下的日子比旧社会强多啦，有啥困难？队里的钱，是社员的血汗，一分一厘都要花在集体生产上。”他硬是把五十元钱塞到来人的手里，不肯接受生产大队给他的补助。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王国福经常用毛主席的教导教育干部和社员勤俭办社。有一次，他拣到一颗钉子，对保管员说：

“心里想着节约，眼里要有东西，边走边拣。一颗钉子拣起来，到时就用着了！”一天，他看见会计用着一把新算盘，奇怪地问：“那来的？”会计说：“旧的不好使了……。”王国福说：“账算得好坏，不在算盘在思想！要心里想着节约，要节约每一个铜板，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

广大社员赞扬说：“国福当干部，没有白拿集体一根

草，没有多吃集体一口粮，没有乱花集体一分钱。干重活，他总是第一个；分东西，他总是最后一个。他真是俺大白楼村‘公’字的代表！”

王国福公而忘私，一心想着革命，想着集体，心里却没有他自己。他爱人患重病，常年躺在炕上起不来。但是，他从来没有因为家务事妨碍革命工作。一九六二年秋的一天，他爱人指着怀里的小女儿对他说：“孩子他爹，留家吧，照看照看孩子。今天俺特别难受，心里直堵得慌。”王国福解释说：“孩子他娘，队里正抢收水稻，俺们不能为家务事误了工作呵！”他安排好家务，就出门了。傍晚，人们把他从地里叫回来，他爱人已经去世了。留下的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小的不到一岁。他又要干工作，又要照料孩子，更忙得连个歇脚的空儿也没有。他没有叫过一声苦，没有说过一句怨言。有人劝他：“别当干部了，把孩子拉扯大再说吧！”大队干部也找他商量，准备给他调换工作。可是，王国福没有忘记，在那万恶的旧社会，三个不满十岁的哥哥，一年内先后无辜死去：大哥，被地主的羊顶死；二哥，被地主用毒害死；三哥，活活的被饿死。王国福对关心他的阶级兄弟说：“旧社会，哪个贫下中农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可是有多少孩子活过来的？那都因为俺们手里没有权呵！新社会的孩子很幸福，全靠俺们手里有了权。只要贫下中农信得过，俺就决不个人困难撂挑子。”他姐姐也问他：“你当干部图个啥？”他豪迈地说：“俺当干部，图的是贫下中农不吃二遍苦，图的是共产主义！”

王国福为革命忠心耿耿，他当干部十七年，当“官”不象官，革命加拚命，实干加苦干。下雨了，他带领社员在地里坚持苦干，说：“它下它的雨，俺干俺的活，几个干巴雨

点算个啥！”三夏又忙又累，他藐视地说：“这算什么！俺们不怕累，干革命就不怕掉肉！”他常年手不离锨，锨不离手，走到那儿，干到那儿。社员们亲切地叫他“万年劳”。全村数他睡得最晚，起得最早，没有人看见他睡过一个晌觉，夜里不管忙到多晚，他都要东边猪场看看，西边场院转转。

“万年劳”王国福，常年为集体奔跑操劳，有时困得吃饭筷子落地，一碗粥扣在大腿上。他带领广大社员战天斗地，治碱治硝，改田种稻，科学种田；同时大养而特养其猪。昔日“人穷地薄庄稼少，盐碱涝洼长白硝”的大白楼村，如今猪满圈，树成行，稻谷香。粮食亩产量由解放初期的几十斤，上升到一九六九年的七百二十五斤，平均计算每户超过万斤，每人超过两千斤。现在队有储备，户有余粮。全队公养猪平均每户四头半，公养私养平均计算，达到了一人一头猪。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大白楼村快马加鞭，向前飞跃。

“只要俺还有一口气， 就要读毛主席的书”

“只要俺还有一口气，就要读毛主席的书，就要保卫毛主席！”王国福怀着对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用顽强的战斗意志实践了自己的光辉誓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最新指示发表后，王国福热情宣传，坚决落实。他同社员锯倒村头那棵老柳树，做成简易桌，又垒起了一些土坯台。在一间低矮的土房里，

大白楼村民办小学诞生了！王国福登台讲第一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用自己当年要饭娃、小长工的悲惨生活，给孩子们忆苦思甜。他激动地说：“今天你们不出村就能念书，这全托毛主席的福。俺们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要在这‘土窝窝’里，好好读毛主席的书，把毛泽东思想一代一代传下去！”

王国福还把这“土窝窝”，作为向全体社员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阵地。一九六九年春节除夕，他把全村社员请到这“土窝窝”里吃忆苦饭，重温毛主席“艰苦奋斗”的教导。他说：“眼下大伙都住上新房了，吃着大米、白面，可不能忘本呵。俺们生活在毛主席身边，多幸福！要跟定毛主席干革命，艰苦奋斗一辈子。”

一九六九年春天，他送大儿子正桥参军，邀集了三十多年前同自己一道逃荒的亲姐妹，用粉渣、稻糠、萝卜缨做忆苦饭，忆苦思甜。他对正桥说：“拿出笔记本来，爹说一句，你记一句。”王国福含着泪水，讲阶级苦，诉血泪仇。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正桥，边听边记边擦泪。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一年到头，多少穷人累断筋骨饿断肠，卖儿卖女逃灾荒。王国福当长工，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他和穷伙伴们结成团，跟富农算剥削账，争生存权，顽强不屈。一个风雪天，富农把他赶出门。印把子不在穷人手，哪有评理的地方？从此后，他过着“春熬硝，夏打草，秋捞鱼，冬天跑，一年到头还是那件破棉袄”的苦难生活。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拿起枪杆，打下江山，使他翻身得解放。他一再嘱咐儿子说：“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只要俺们还有一口气，就要保卫毛主席。握紧枪杆子，

跟帝、修、反拚到底！”

这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王国福应邀到金星中学讲用自己学习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体会。他讲着讲着，突然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师生们着急地问他得了什么病，要送他进医院。他笑笑说：“没关系，胃不好，顶得住。”他吐了一次又一次，以惊人的毅力继续讲下去。谁也没有想到，胃癌正威胁着这位无产阶级优秀战士的生命！

八月四日，王国福接到大队的通知，去听传达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最新战斗号令。他正要出门到几里外的大队部去，八岁的女儿拉着他的衣襟说：“爸爸，你三天啥也没有吃了，俺不叫你走！”这三天，他胃疼得特别厉害，吃什么吐什么。可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饭可以不吃，毛泽东思想的精神食粮一时一刻离不了。他轻轻地摸着女儿的头说：“好孩子，听话，快上学去。爸爸要去听毛主席的声音。”王国福按着胃部，满头大汗，摇摇晃晃地走进会场。同志们看了猛吃一惊，都关心地劝他回家休息。他笑着摇摇头说：“俺要听毛主席的声音！”他忍着剧烈的疼痛，一直坚持到会议开完。回去的时候，他还没有到家，就栽倒在村头麦秸垛里。当天，人们把昏迷不醒的王国福送进医院。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望着来看他的阶级兄弟，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的最新战斗号令落实没有？”

王国福动手术后，刚能够起床，就手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窗前。他望着远方一片金黄的水稻，向医生恳求：“请你告诉村里，来辆大车拉俺回去罢！”医生说：“你还没有好，一动就累坏了。”他说：“俺不能劳动，走走看看，也

能帮大伙出点主意。”医生坚决不同意他出院。

王国福在医院里，天天学习“老三篇”，天天宣传“老三篇”。他识字很少，虚心求教，在“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上，做了很多记号。在他的倡议下，病员们组织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家选他当组长。他手扶着墙，从一个病房到另一个病房，组织大家学习。他对一个好读闲书的年轻病员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要好好地读毛主席的书，这是根本的根本。”说得那位青年捧起了“老三篇”。王国福同志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已经没有力量起床了，但还是谆谆嘱咐学习班的一位病员说：“学习‘老三篇’，一天也不能中断。俺要不行了，你就接着干，领着大伙好好学。”

死亡在威胁着王国福同志，黄豆般的汗珠，从他消瘦的脸上，一个劲地往下滴。他紧咬牙关不哼一声，医生要用药物减轻他的痛苦，他用微弱的声音说：“不用了，宝贵的药，留给阶级兄弟用吧！”他不时用颤抖的手翻开光辉的“老三篇”，不时唱起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老队长不行了！”消息传到大白楼村，广大贫下中农一时急得不知怎么办。许多人摸黑赶到医院，看着满头虚汗的老队长，象揪心似的难过：老队长，你可不能离开俺们呵！

王国福手按着胃部，忍着胃痛的剧痛，象往常那样，一开口就提队里的事。他说一句话，吐一个字，都已经很吃力，还是嘱咐大伙养好队里的猪，收好队里的稻。王国福“拉革命车不松套”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一位老贫农把热泪忍了又忍：多好的老队长！总是这样

想着集体，家里的事一句也不提。他憋不住问：“你想不想哪个孩子？俺领来你看看？”

“新社会的孩子很幸福，俺放心！往后你们给管紧点。”

“是不是打电报让正桥回来一趟？”

“不用了，部队任务要紧。……你给俺把董世奎叫来！”

这时候，老贫农赶紧扭过头去，忍不住的热泪唰唰往下流。他明白了，老队长要找老支委，谈整党建党的事。王国福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的仍旧是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第二天，老支委董世奎他们从医院回到村里，一个个两眼通红。社员们含着热泪，围过来，沉默着，期待着：老队长最后嘱咐了些什么？

“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艰苦奋斗，……继续革命，……整好党，掌好权。”这就是无产阶级优秀战士王国福同志给阶级兄弟的最珍贵的遗言。

大白楼村贫下中农永远怀念老队长，王国福同志永远活在革命人民的心中。当地的贫下中农悼念他，学习他，人们站在这位无产阶级优秀战士生前居住的“长工屋”前，庄严地表示决心：一定听毛主席的话，象王国福同志那样“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北京日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

（原载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